

MEISEN TANAN



多情的伯母 口吃的主教

〔美〕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群众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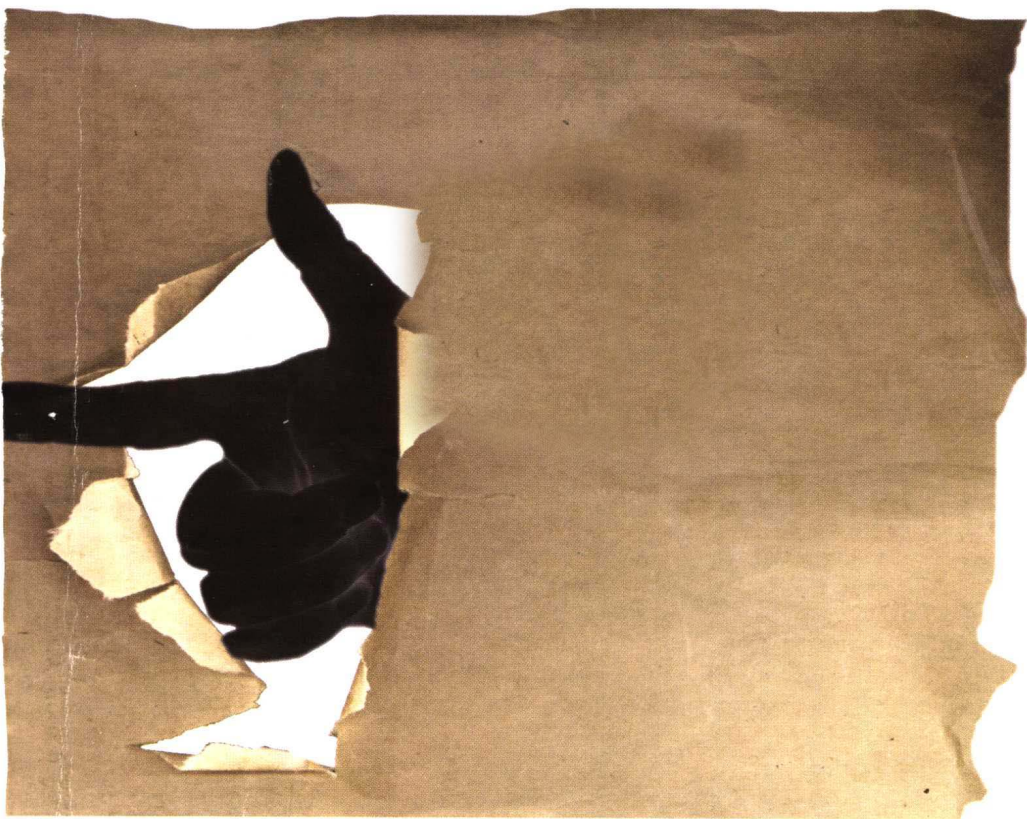


多情的伯母 口吃的主教

〔美〕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戴丽红 杨小换 王志祯 译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情的伯母;口吃的主教/(美)加德纳(Gardner,
E. S.)著;戴丽虹,杨小换,王志祯译. —北京:群众
出版社,2004.1
(梅森探案)
ISBN 7-5014-3103-5

I. ①多…②口… II. ①加…②戴…③杨…
④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7261 号

多情的伯母 口吃的主教

原 著:[美]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责任编辑:鲁玉容
封面设计:王 子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100078
网 址:www.qzchs.com
信 箱:qzs@qzchs.com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307 千字
印 张:13.375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7-5014-3103-5/I·1317
印 数:0001—5000 册
定 价: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- 01 - 2003 - 2826 号

Erle Stanley Gardner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The Case of the Amorous Aunt
多情的伯母

THE CASE OF THE AMOROUS AUNT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© 1963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bson and Hughes,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- 01 - 2003 - 2843 号

Erle Stanley Gardner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The Case of the Stuttering Bishop
口吃的主教

THE CASE OF THE STUTTERING BISHOP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© 1936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Renewed 1963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bson and Hughes,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内容简介

多情的伯母

琳达的伯母洛兰是个富有的漂亮寡妇，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戴着一只黑眼罩的男人，而琳达从种种迹象上分析，此人是个谋财害命之徒，故请梅森调查此事。谁知梅森尚未来得及介入此事，洛兰便已带着大笔现金与那男人出走。梅森循踪追寻，找到的却是那男人的尸体和神智混乱的洛兰以及琳达的未婚夫乔治，另外，大笔的现金不见了……

口吃的主教

世人皆知，一个真正的主教绝对不能口吃，反之，一个口吃的人肯定做不了主教。不过，梅森却遇到了一个自称主教的口吃者，此人不但把梅森拖入了一件错综复杂的继承案，而且又让他陷入一桩谋杀案中难以脱身。然而，当梅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清了真相时，恰恰明明白白地证实了这个口吃者是个货真价实的主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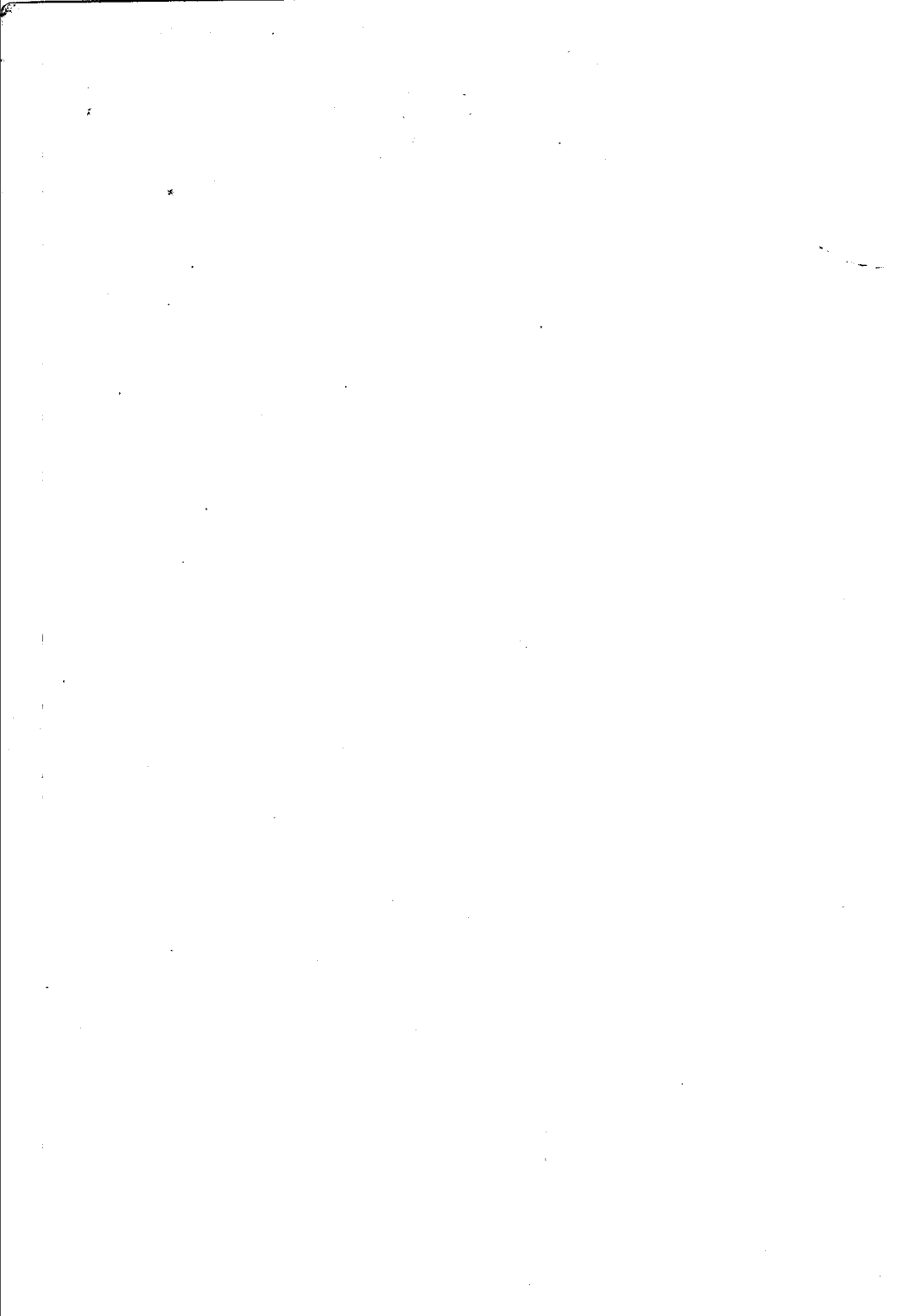
ING DE

BO MU

多情的伯母

戴丽红 译







第一章

德拉·斯特里特,佩里·梅森的机要秘书,在办公室里边忙碌着边对梅森说:“一对情侣没有预约就想要到我们办公室来。他们说要讨论什么生命与死亡的问题。”

“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,”梅森说,“如果你认为生命是永恒的话,那么你就必须承认死亡是必然结果……但是我想这些人对我的哲学观点是不会感兴趣的。”

“这些人,”德拉接着说,“他们对对方很感兴趣,他们甚至对鸟儿的歌唱、湛蓝的天空、水上的明月、夜间丛林中的风声也都感兴趣。”

梅森笑了。“很具有感染力吗!你变得越来越浪漫、越来越富有诗情画意了。看来你已经染上某种严重的传染病了……好了,那对情侣究竟想到我这个专门处理谋杀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来做什么?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神秘地笑了笑说:“我已经告诉他们了,虽然没有预约,但你还是会和他们谈谈的。”

“换句话说,你的好奇心已经被唤起,所以你就想吊我的胃口。嗯,他们说了为什么要见我吗?”梅森说。



“是因为一位寡居的伯母和一个蓝胡子^①的事。”

梅森文雅地搓着双手说道：“嗯，好，那我就见见他们。”

“现在就见吗？”德拉问。

“马上就见，下一个会见是什么时候，德拉？”

“十五分钟之后，不过可以让他多等几分钟，他可是道林案件的目击者，也就是保罗·德雷克调查的那个案件。”

梅森皱了皱眉头。“不要让他离开，德拉。现在让那对情侣进来。他们叫什么名字？”

德拉翻开了备忘录读道：“叫乔治·拉蒂、琳达·卡尔霍恩，他们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城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加利福尼亚。”

“好的，请他们进来。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去了招待室，一会儿工夫她就带着一对年轻人回来了。

梅森微笑着站了起来向他们打招呼，同时上下打量着他们。

进来的这个男人大约有二十三四岁，高大英俊，连鬓胡子有两英寸长，浓黑的鬓发一看便知是经过了细致的梳理。站在他身边的年轻女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刚出头，圆圆的蓝眼睛瞪得很大，非常天真无邪。

他们站在那儿观察着梅森，女孩儿摸索着抓住了那男人的手笑了，而那男人却显得很害羞。

“您是乔治·拉蒂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“那您是琳达·卡尔霍恩小姐，对吧？”

女孩也点了点头。

① 蓝胡子是法国故事中连续杀害六个妻子的人。——译注



“请坐，告诉我你们有什么问题。”梅森说。

他们坐下了。琳达·卡尔霍恩看着乔治·拉蒂似乎暗示他打破沉默。然而拉蒂却坐在那儿直视着前方。

“你说吧，乔治。”女孩说。

拉蒂向前移了移身子，把手放在了梅森的办公桌上说：“是她的伯母。”

“她伯母怎么了？”梅森问。

“她可能要被人谋杀。”

“那你知道谁要谋杀她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了，他叫蒙特罗斯·德威特。”

“除了他要杀人之外，你还了解他什么情况？”

这时琳达·卡尔霍恩抢着回答了问题：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也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从马萨诸塞州来，是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是的。”琳达答道。

“你们相互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吗？”

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能告诉我你们订婚了吗？”

“我们订婚了。”

“要是有什么冒犯，敬请原谅。不过我们处理这类案件时需要找人询问情况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事实而已。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了吗？”梅森说。

“没有，乔治目前正在学习法律，我……”琳达的脸红了起来，“我正在帮助他，好让他读完法律学校。”

“明白了，那你工作了吗？”

“工作了。”

梅森翘起了眼眉，脑子里画上了问号。



“我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秘书，”她说，“我申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到这里来。离开之前，我问一位年长的同事这里最好的律师是哪一位，他告诉我说要是问题非常棘手的话，我就应该来向您咨询。”

“问题非常棘手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我认为很棘手。”

梅森看了一眼拉蒂说：“好吧，现在我接受你们的案子。你们是一起到这里来的吧？能告诉我你们是开车来的还是乘飞机来的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我是开车来的，”女孩说，“我和洛兰伯母一起来的，然后我给乔治打了个电话，他就乘飞机来了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？”

“昨天晚上打的，他今天早上刚到。他一到，我们就赶紧商量并决定到您这儿来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洛兰伯母的情况，她姓什么？”

“姓埃尔莫尔。”

“称呼她小姐，还是夫人？”

“夫人。她是个寡妇。她……唉，她正处在很愚蠢的年龄阶段。”

“什么年龄阶段是愚蠢的？”

“再过一个生日她就四十八岁了。”

“她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她那么愚蠢？”

“她现在变得很痴迷。”拉蒂说。

梅森扬了扬眉毛。

“是痴迷于爱情。”琳达解释道。

梅森笑了。“我明白了，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恋爱非常正常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抒发情感的角落，而在他们眼里超过这



个年龄的人恋爱却是愚蠢透顶的事情,对吧?”

琳达的脸又红了起来。

“在她那个年龄阶段,”拉蒂说,“噢……是这样的。”

梅森大笑起来。“你们这两个傲慢的年轻人哪,也许对你们说的最好听的话只有‘尚可挽救’这一句了。你的伯父去世了吗,卡尔霍恩小姐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世的?”

“大约五年前。请不要笑话我们,梅森先生,这事情很严重。”

“你的伯母完全有权利恋爱。”梅森说。

“可是她的恋爱方式不能让人理解。”琳达抗议道。

这时拉蒂接着说:“有个投机的家伙就要侵吞她所有的财产。”

梅森眯起了眼睛问琳达:“你是她惟一的亲属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是她遗嘱中的惟一继承人吗?”

琳达的脸又红了,梅森等待着她的回答。

“我认为是这样的。”

“她很富有吗?”

“她有……嗯,她有相当一大笔钱。”

“在最近的这几周里,”拉蒂说,“她的态度彻底改变了。她过去对琳达特别疼爱,而现在正是由于那个卑鄙的家伙,她对琳达越来越疏远了。昨天她们吵了一架,罗兰便生气地抛弃了琳达,让琳达回到马萨诸塞州去,不要再打扰她的生活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呢,拉蒂先生?”梅森问道。

“噢,我……我是……”



“你与琳达恋爱并希望和她结婚,是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也许你还惦记着那一大笔钱财日后是否能到自己的手里呢吧?”

“绝对不是这么回事!”拉蒂说,“我憎恶那么做!”

“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的话,别人也会问你这个问题的,甚至他们会以非常嘲讽的口气质问你,我想让你有所准备,就这样。”

“他们要是那样指责我的话,我就一拳打倒他们。”

“年轻人,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。卡尔霍恩小姐,我想了解一下这事件的全部情况,你能从最开始讲起吗?”

“好的。洛兰伯母一直都很孤独,我很同情她。我是她惟一的亲人,我已经尽全力对待她了。”琳达说。

“她没有朋友吗?”梅森问道。

“噢,是的,她没有那种亲密的朋友。”

“你一直都跟她联系吗?”

“嗯,我把所允许的分分秒秒都给了她。我知道洛兰伯母愿意跟我长期住在一起。但是梅森先生,我工作了,我需要住在公寓里,我有工作要做。”

“所以你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这位乔治·拉蒂,是吧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而你的伯母也许对此非常憎恨,是吗?”

“我想她是憎恨乔治。”

“好的,那蒙特罗斯·德威特是怎么回事?”

“伯母是通过书信认识他的。”

“是因为你伯母很寂寞吗?”

“天哪,不是的,伯母没有那么愚蠢。是这样的,伯母给一个



杂志的某篇文章写了个评论,那家杂志给发表了,并在评论上面附了她的名字及所在城市的名字。德威特先生给她寄了封信,地址只写到伯母所在城市,而邮局找到了她的住址,这样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。”

“之后呢?”

“之后洛兰伯母就变得神魂颠倒了。她不承认此事,甚至她对自己也不承认,但我却能看得出来。伯母寄给他一张照片,意外的是那却是一张大约十年前拍的照片。”

“那他给你伯母寄他自己的照片了吗?”

“没有。她告诉伯母他戴了一只眼罩,对此他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然后呢?”梅森问。

“然后他就给伯母打长途电话,并且打得很勤,大约一周有两三次吧。所以之后洛兰伯母坚持要驱车长途旅行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,这骗不了我。但在那个时候谁也阻止不了她。事情进展太快,就好像那个男人给她灌了迷魂药,她已经被彻底地控制了。”

“所以你就决定和她一起来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以你就和她一起到这儿来了,之后发生了什么事?”

“我们在旅馆登记之后,她说她需要躺一会儿,这样我就自己出去逛街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就不见了。她在梳妆台上给我留了一张便条,说她很晚才会回来。她回来后我指责她不该出去见蒙特罗斯·德威特,她却像孩子那样发起火来,说她根本就不在乎出去陪蒙特罗斯·德威特,也不在乎我怎样对待她。”

“她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梅森说。

“我知道,但是这里还有其他的事情,其他的干扰因素。”

“比如说……”



“噢，我发现她验了血，这是结婚才需要的手续。她还把一大部分财产都换成了现金。她已经卖掉了一些股份和债券。她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三万五千美元现金。”

“她没带旅行支票吗？”

“没有。只有现金，梅森先生，一大摞的现金。”

“那么是什么驱使她那样做的呢？”

“我想您的猜测或许和我的一样，”琳达说，“我认为这只是伯母受到蒙特罗斯·德威特的电话指示而采取的即刻反应而已，没有别的什么可能。”

“这个德威特看起来是一个闪烁其词、难以捉摸的家伙，”梅森说，“你伯母没向你讲过他的情况吗？”

“没讲过，她什么都没讲过，对于此事伯母一直都非常神秘。”

“所以昨天晚上你们就争吵起来了？”

“不，我们是昨天吵的架，她是前天晚上出去的。昨天她告诉我她要出去一整天，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当时我就告诉她，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我让她知道我对金钱这个东西了解得一清二楚。”

“然后怎么样？”梅森问。

“她非常生气。她说她以前认为我照顾她是因为我真心对她好，而现在她确信我只是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才照顾她的。之后她又说了乔治的坏话，哎，我可真不明白。”

“她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不想重复她说的那些话。”

“乔治知道吗？”

“我大体上知道。”乔治说。

“他并不全都知道。”琳达抢着说道。



“那她说过乔治是个寄生虫、是无赖吗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那只是个开头，她接着说有关男朋友的问题，她说至少她的男朋友是个自立的人，是个男人，有能力照顾自己，不像有的男人那样躲在女人的石榴裙后面。她还说……噢，梅森先生，我不能全都告诉您，您还是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吧！”

“所以你的伯母就赶你回家了？”

“当时她让我觉得很没面子，她小心翼翼地数着钱说那些钱可以让我买到一等机舱的票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做的？”

“我生气地把钱扔在了地板上。然后昨天晚上我给乔治打了电话，并发电报给他汇去了买机票的钱。”

“从你的积蓄中提的钱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是从我的积蓄中提的钱。”

“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你和乔治见面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这样的。”

“看，你的伯母是个成熟的女人，如果她想……”梅森说。

“我知道您要说什么，”琳达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我是不会干涉她的事情的。但我确实想查明蒙特罗斯·德威特的真相。我只想保护她不受德威特的伤害，同时也不想让她因为自己的冲动而受到伤害。”

“这需要一定的花销，卡尔霍恩小姐，需要从你的积蓄中提更多的钱的！”梅森说。

“需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一个优秀的私人侦探需要每天支付约五十美元的花销。”

“那需要多长时间能调查出来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”梅森说，“一个侦探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获得他需要的全部信息，有时要花上一天时间，而有时需要一周甚至



一个月的时间。”

“一个月我可支付不起，”她说，“但我想我能够支付二百美元，当然这以后就会变成您的钱了。”

“你可以不用我，”梅森说，“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。你认为你的伯母能自己处理事物吗？她精神健全吧？”

“当然健全了，她只不过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阶段，并且在这个时候她恋爱了。”

梅森笑了，说：“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一个人开始恋爱，那自然就很危险。我不知是否理解了你的意思，你想找位私人侦探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这儿有一些私人侦探，而且有些还很不错。”

“你想要最好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梅森向德拉·斯特里特点了点头说：“德拉，你给德雷克侦探事务所打个电话，让保罗·德雷克过来一趟。”

梅森转向了他的客人，说：“保罗·德雷克，他的事务所也在这层楼。他与我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，见了面你就会知道保罗·德雷克是个非常聪明而且特别真诚的人。”

几分钟之后门外就响起了德雷克的敲门声。德拉把他引了进来。德雷克高大魁梧，行动敏捷，他用严厉的目光打量着这对年轻人，然后坐了下来。

梅森开始介绍道：“我将简洁明了，保罗。这位是琳达·卡尔霍恩，这位是乔治·拉蒂。他们已经订婚了。琳达有个伯母名叫洛兰·埃尔莫尔，四十七岁，寡妇。埃尔莫尔夫人通过书信与一位名叫蒙特罗斯·德威特的人相爱，并且似乎受其影响很深。她已经验过血了，很显然他们是要登记结婚。琳达陪她的伯母到这儿来度假，她的伯母可能带了大约三万五千美元的现金。昨